

試探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 的原語面貌

辛嶋靜志

日本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教授

《正法華經》的譯者竺法護（Dharmarakṣa，約 233 年-310 年）祖先出身於月氏（月支，大夏或貴霜），以後代代居住在敦煌。竺法護八歲出家，師從外國沙門，後為求索方等（即大乘）經典遊歷西域，通曉 36 種外語及文字。竺法護從西域帶回為數眾多的寫本，自 266 年至 308 年在敦煌和長安翻譯了 159 部（又說 154 部）大乘、小乘經典。流傳至今的竺法護譯經除《正法華經》以外，還有《般若經》（《光讚般若經》）、《華嚴經》（《漸備一切智德經》、《度世品經》）、《生經》、《普曜經》等七十餘部重要經典，是與二世紀末的支婁迦讖、五世紀初的鳩摩羅什、七世紀的玄奘比肩的偉大翻譯家，被稱為「敦煌菩薩」。竺法護譯原典是梵語化以前的古老的型態，因此，在研究佛典，尤其是在研究大乘佛典的變遷時是極為重要且寶貴的資料。但因鳩摩羅什譯行文流暢，膾炙人口，所以研究者們歷來皆重視鳩摩羅什譯。竺法護譯的重要性絲毫不劣於羅什譯，而至今研究者稀少，實甚可惜。

一、竺法護譯與梵本對比研究的必要性

竺法護譯是逐字逐句的直譯，譯文中常出現不自然的漢語表達，尤其在偈頌部分按照原文語順翻譯，給我們造成了不參照梵本就無法理解

的困難。但正因為他的翻譯忠實於原文，因此我們可以利用他的翻譯去重新構成原本的面貌。從這一意義而言，鳩摩羅什譯雖然漢語通暢易懂，但卻無法利用它追溯其原本的原貌。

以下列舉《正法華經》(286年譯。《大正藏》冊9, No. 263)中三例用以說明。

告諸比丘 我聲聞備 所行具足 於億千佛 以欲救護 斯佛正法
覺了禪思 而求於度 (《大正藏》冊9, 96b1f.)

參照梵本我們才能夠知道，這裏的「備」指佛弟子富樓那(Pūrṇa)，而且還應如下斷句：

告諸比丘 我聲聞備 (富樓那) 所行具足 於億千佛 /
以欲救護 斯佛正法 覺了禪思 而求於度 //

(梵本為「比丘們啊，我的這個弟子富樓那求佛智慧，已在佛身邊修行數千劫，把握了他們的正確的教誨。」[KN 204.7f.]。)

而與此對應的羅什譯《妙法蓮華經》(406年譯。《大正藏》冊9, No. 262)為：

今此富樓那 於昔千億佛 勤修所行道 宣護諸佛法 為求無上
慧 (28a23f.)

讓我們再看另一例：

告舍利弗 吾聽省彼 尋時往詣 波羅奈國 便即合集 諸比丘衆
身子欲知 佛善權法 (72c4f.)

此句也只有通過參考梵本才能夠知道，「身子」是佛弟子 Śārisuta (舍利的孩子= Śāriputra 舍利弗)的翻譯，而且還應如下斷句：

告，舍利弗！吾聽省彼 尋時往詣 波羅奈國 /
便即合集 諸比丘眾 身子！欲知 佛善權法 //

（梵本此處為「啊，Śārisuta！我知道 [這個]，那時我向波羅奈·鹿野苑出發，在那裡用方便教導五個比丘如何寂靜」[KN 56.9f.]。）

此處羅什譯為：

「思惟是事已 即趣波羅奈 諸法寂滅相 不可以言宣 以方便力故 為五比丘說」 [10a3f.]

省略了對舍利弗的呼喚。

此外，在《正法華經》中，梵本原文是 *Śloka* 韻律¹的偈頌時，竺法護譯為四句五言，梵本是 *Triṣṭubh-Jagatī* 韻律²的偈頌時譯為八句四言。而原文的這些偈頌由二個半偈構成一偈，竺法護忠實地按照原文的構成翻譯了偈頌部分。在《正法華經》漢譯中所有偈頌皆無一例外是按照這一原則來翻譯的。例如：

假使獨自行 而諷誦翫習 / 不被無惡聲 質直遊閑居 // (*Śloka* 韻律的偈)

其人在彼行 晝夜一己身 / 吾遣與共俱 為伴說此典 // (同)

其人弃才 無所罣碍 多能明了 隨順之法 /

1 *Śloka* 韻律的半偈的基本形如下：~~~~~|~~~~~||（- 表示長音節；~ 表示短音節；≈表示長短都可以）

2 *Triṣṭubh* 的半偈的基本形如下：~~~~~

Jagatī 的半偈的基本形如下：~~~~~（≈表示兩個短音節或一個長音節都可以）

可悅人民 億百千姪 猶如佛聖 之所建立 // (*Triṣṭubh-Jagatī*
韻律的偈)

假使有人 不依此法 則為名曰 諸菩薩逆 /

學者遊行 及有所坐 得見諸佛 如江河沙 // (同)(102b11-20)

使用「/」隔開的是半偈，使用「//」隔開的是一偈。如果不參照梵本，我們甚至連正確斷句都無法做到。

對原文中的同一個詞，竺法護在漢譯時常使用不同的漢語表達。比如：

《正法華經》63b5ff: 日天子與無數眷屬俱。……與無數大衆俱來詣佛所，……與無央數千諸龍眷屬俱。……各與營從來詣佛所，……與無央數百千阿須倫人民俱來詣佛所，……摩竭國王阿闍世與十子并諸營從來詣佛所。稽首畢退坐一面。

KN.4.3f. *-parivāra ... -parivāra~ ... -parivāra~ ... -parivāra~ ... -parivāra~ ... -parivāra~*

《妙法蓮華經》2a15ff. 眷屬……眷屬……眷屬……眷屬……眷屬……眷屬

又如：

《正法華經》92a10f: 十六王子……衆行具足，普受聖慧，入于道明，合集佛智。

KN.183.6f. *buddhajñāna~ ... buddhajñāna~ ... buddhajñāna~*

《妙法蓮華經》25b14. 佛智

筆者曾將竺法護譯《正法華經》以及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與《法華經》的諸梵語寫本做過逐字的比較研究（辛嶋 1992），得出的結

論是，《正法華經》（286年譯）以及《妙法蓮華經》（406年譯）的讀法都與中亞出土梵語寫本，尤其是旅順本最為接近³。所以解讀這些漢譯時，應該參考中亞出土梵語寫本的讀法—中亞本與吉爾吉特、尼泊爾出土梵語寫本的讀法差異很大。因筆者已在上述拙著中列舉了一千餘個諸漢譯本及不同梵語寫本讀法的異同的例子，故在此僅列舉一例，用以說明這個問題。

筆者推測，大乘(*mahāyāna*)，即大智(*mahājñāna*)，最初的意思是「佛智」。《法華經》最初宣稱的是每個人都可以平等獲得佛智且應以獲得佛智為目標。而部派佛教中，佛智、辟支佛的智慧和聲聞的智慧有著嚴格的等級區分，因此這樣一個觀點是與部派佛教完全對立的。下引該經中亞寫本和漢譯本中的文字表明該經是一部講大智(*mahājñāna*)平等的經典：

卡達裏克出土寫本（略成為 O）⁴. *sādhu sādhu bhagavāṃ cChākyamune{r} yad imaṃ bodhisatvasaṃgrahaṃ mahājñāna-samatā-nirdeśaṃ sarvabuddha-parigrhītaṃ dharmaparyāyaṃ deśayasi samprakāśayanti*（讀作 °*kāśayasi*）（「善哉！善哉！世尊！釋尊！您展示並詳細解說了這一宗教道理，對諸菩薩是一個綱要，闡明了大智的平等，諸佛皆護持。」）

中亞出土，現保存在旅順博物館的梵文《法華經》寫本殘片（略成為 Lü）（B-11.正面 7）*///[v]āṃ Śākyamuniṃ ya imaṃ bo[dhi]satva{h}[sum]grahaṃ mahājñāna-samata[ni](rde) ///*（「[善哉！善哉！世尊！] 釋尊！[您展示並詳細解說了這一宗教道理]，對諸菩薩是一個綱要，闡明了大智的平等……」）

³ 然而羅什譯部分的改譯《添品妙法蓮華經》（601年譯。《大正藏》冊9，No. 264）接近於吉爾吉特出土本。

⁴ 所謂梵文《法華經》喀什寫本。實際上出土於卡達裏克(Khādaliq)遺址，在喀什購買。

《正法華經》102c3f. 「善哉！善哉！世尊！安住！審如所言，道德玄妙，超絕無侶，慧平等一，猶如虛空，實無有異。」

《妙法蓮華經》32b28f. 「善哉！善哉！釋迦牟尼世尊！能以平等大慧教菩薩法，佛所護念《妙法華經》，為大眾說。」

然而尼泊爾出土梵語寫本以及藏譯本中沒有這一段文字：

KN.240.3. *sādhu sādhu bhagavañ Śākyamune* (= 尼泊爾寫本；吉爾吉特寫本此處殘缺；「善哉！善哉！世尊！釋尊！」)

這些文字不僅對《法華經》思想研究必不可少，而且對大乘佛教起源問題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迄今為止的《法華經》研究都沒有提及這些文字，原因在於，無論是基本按照尼泊爾寫本編纂的現代校勘本，或是其現代譯本中皆沒有這些文字。

二、竺法護譯《正法華經》的原語面貌⁵

筆者推定竺法護譯《正法華經》的原語是犍陀羅語或是犍陀羅語和梵語混淆的一種語言，理由如下：

梵語寫本是用婆羅謎文字書寫的，而犍陀羅語寫本是用法盧文字書寫的。梵語（婆羅謎文字）中存在著長母音(*ā, ī, ū*)和短母音(*a, i, u*)的區別，而在犍陀羅語中則沒有。梵語母音間的無聲音(*k, c, t, p*)在犍陀羅語中分別為有聲音(*g, j, d, b*)。梵語中存在著有聲無氣音(*g, j, d, b*)和有聲有氣音(*gh, jh, dh, bh*)的區別，而在犍陀羅語中則基本沒有。《正法華經》中可以看到多個反映這一犍陀羅語特徵的漢譯詞。

首先，我們來看長短母音混合的翻譯例。

⁵ 參閱辛嶋 1992: 263-275。

例如，與梵本 *bāla*（「愚蠢的人」）對應處被譯為「力勢」（65a10）、「勢力」（70c18）、「力」（79c26, 119b18）[*bala*]；相反，與梵本 *bala*（「力」）對應處則譯為「愚癡」[*bāla*]（72b1, 84a13）。這就說明《正法華經》原本的語言中沒有 *bāla*（「愚蠢的人」）和 *bala*（「力」）的區別。

與梵本 *pītā*（「黃色」）對應的地方被譯為「父」（118c29），顯示出 *pītā*（「黃色」）和 *pitā*（「父親」）的混淆；與梵本 *dhura*（「荷」）對應處被譯為「遠」（105a20, 112a27），顯示出 *dhura*（「荷」）和 *dūra*（「遠」）的混淆。

此外，長短母音的混淆的例子也有很多，例如：

梵本 *dhāna*（「容器」）/《正法華經》「寶」[*dhana*]（80c1, 80c29, 82a7）

dhana（「財」）/「所施」[*dāna*]（97b14）

kāṇaka（「盲目」）/「紫磨金」[*kanaka*]（82a5）

uttāraṇa（「救濟」）/「上妙」[*uttara*]（89a27）

upadhāna（「基礎」）/「獲」[*upādāna*]（108c24）

śalākā（「券、籌」）/「精舍」[*śālaka*]（111c3）

khinna（「累了」）/「盡」[*kṣīṇa*, 俗語形 *khīṇa*]（75c15）

pratipatti（「修行」）/「大燈明」[*pradīpa*]（83a24）

pīṭha（「椅子」）/「篋藏」[*piṭa*]（108c3）

pīṭhaka（「椅子」）/「篋藏」[*piṭaka*]（109c29）

-*r upa-*, -*r upā-* /「色像」[*rūpa*]（72a21, 93c23）

buddha（「佛」）/「真諦」[*bhūta*]（69c8）

bhūta（「真實的」）/「佛」[*buddha*]（70b1）

等等，長短母音的混合的翻譯例不勝枚舉。

其次，再來看子音的混淆。

首先從有聲無氣音(*g, j, d, b*)和有聲有氣音(*gh, jh, dh, bh*)的混淆開始。例如，與梵本 *dāraka* (「小孩」) 對應處為「修精進力」[*dhāraka*](77b26)；相反，與梵本 *dhāraka* (「保持者」) 對應處為「小童子」[*dāraka*](100c17)。這就說明《正法華經》原本的語言中沒有 *dāraka* (「小孩」) 和 *dhāraka* (「保持者；忍耐者」) 的區別。與梵本 *Druma* (「半人半獸的緊那羅的名字」)、*druma* (「樹木」) 對應處為「法」[*dharma*](63b12)、「真諦」[*dharma*](104b14)，顯示了漢譯者混淆了 *druma* 和犍陀羅語 *dhrama* (< 梵語 *dharma*)。 *jñāna* (「智慧」俗語形 *jāna*) 和 *dhyāna* (「禪定」俗語形 *jhāna*) 也是通過各自的俗語形發生了混淆，即：與梵本 *jñāna* 對應處為「禪定」(93c10)、「禪定智慧」[*jāna/jhāna*](71c24)、「禪思」(96b3)、「定」(109a27)；相反，與梵本 *dhyāna* 對應處為「慧」(76b6)、「能曉了」[*√jñā*](121a12)。

下面來看無聲音變化為有聲音的例子。與梵本 *bhoti* (梵語 *bhavati* 「是」的俗語形) 對應處在《正法華經》中為「佛道」[*bodhi*](82c6, 108b27, 109b8)、「聖道」[同](72c27)、「覺了」[同](73c26)、「道」[同](109b5)、「覺」[同](119b10)、「菩薩」[*bodhisattva*](112b18)、「分別所覺」[*bodhi*](125a2)，而與同一動詞的複數形 *bhonti* (梵語 *bhavanti* 的俗語形) 對應處《正法華經》譯為「正覺」[*bodhi*](70a23)、「佛道」[同](70b4, 79c26, 91b10)、「道」[同](102a21, 110b13, 116c12)、「大道」[同](102a24)、「覺了」[同](115b3)、「所覺」[同](119b2)等的有 20 餘處。原因在於，無論是 *bhoti* 還是 *bhonti*，在原本犍陀羅語中都是 *bhodi*，而譯者以為是 *bodhi* (「覺」)，因此產生了誤譯。同樣，與 *bhūta* (「真實的」) 對應處《正法華經》中為「佛」[*buddha*](70b1)、「佛道」[同](94b4)、「諸佛」[同](95c1)；相反，與 *buddha* (「佛」) 對應處為「真諦」[*bhūta*](69c8, 116a4)、「至誠」[同](117c25)、「至誠無虛」[同](87b9)。而「至誠佛」(90b11)的這一例子顯示，譯者

認為原語（大概是犍陀羅語 *budha*）有「至誠」及「佛」的雙重意義。

同樣的子音混淆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

梵本 *ākāra*（「樣子」）/《正法華經》「室」[*āgāra*] (111a6)

ghaṇṭā（「鈴」）/「香」[*gandha*] (65b12)

pīṭha（「椅子」）/「篋藏」[*piṭa*](108c3)

pīṭhaka（「椅子」）/「篋藏」[*piṭaka*](109c29)

kuḍya (O. *kuḍḍa*, *kuḍa*)（「壁」）/「多積」[*kūṭa*](75b9)、「倉庫」
[同](76b19)、「樓閣」[同](76b24)

pati（「主」）/「句」[*pada*](133b7)、「跡」[同](63b8)、「達」[同](106b14)

samati-(√kram)（「超越」）/「所修定意」[*samādhi*](128c1)

praṇidhāna（「願」）/「深微妙事」[*praṇīta*](70c6)⁶

nātha（「守護者」）/「吼」[*nāda*] (90a12, 91a27, 101a3, 111a7, 115a28)

等等。

以上列舉了一些有聲無氣音和有聲有氣音以及無聲音和有聲音混淆的例子，除此之外還有以下這樣的子音混淆。

梵語-*j*-在犍陀羅語是-*y*-。梵本為 *prajā*（「人人」）的地方在《正法華經》中為「敬」[*priya*](106b14)，顯示了犍陀羅語原本中是 *praya*，而譯者理解為了 *priya*（「被敬愛」）。

梵語-*p*-在犍陀羅語等俗語中是-*v*-。梵本為 *paripācayanti*（「使成

⁶ 「雅願」(98b18; KN.219.1. *praṇidhāna*)的這一例子顯示，譯者認為原語有「願」(*praṇidhāna*)及「雅」(*praṇīta*)的雙重意義。

熟」)的地方在《正法華經》中譯為「說」[-*vācayati*](71a9)，顯示了原本中犍陀羅語是**parivayedi*，而譯者理解為了-*vācayati* (「說」)。相反，原本梵本是 *pravadanti* (「說」)，《正法華經》中卻譯為「致墮落」[*prapatanti*](83a28)。由此我們可知，譯者沒有區分-*p*-和-*v*-。還有，梵本為 *lokavidū*, -*vido* (「知道世間的人啊」)、*mārgavit*, -*viduḥ* (「知道道路的人」)的地方，在《正法華經》中分別為「世之聖父」(89b13)、「世之明父」(93b24)、「道父」(83b25)，顯示出譯者認為-*vidu* 來自梵語的 *pitr* (「父親」)。

犍陀羅語沒有-*bh*-和-*v*-的區別。中亞出土梵語寫本斷簡中作 *Avalokitasvara* 處，在《正法華經》中被譯為「光 [*ābhā*] 世 [*loka*] 音 [*svara*]」，說明竺法護把 *ava* 理解為 *ābhā*。這個問題我已在其他論文中(2009; 2016: 304-329)進行過詳細考證。

犍陀羅語等俗語中常發生-*v*-和-*m*-的交替。梵本作 *gamiṣyate* (「要去」)處在《正法華經》中被譯為「當求索」[*gaveṣate*](117c19)；相反，作 *gaveṣate* (「尋求」；中亞本往往讀為 *gameṣate*) 處在《正法華經》中被譯為「行求」(76c29; KN. *gaveṣamāṇāḥ* [= O]; Lü. *gameṣamāṇāḥ*; 90c19; KN. *gaveṣāma*; O. *gameṣāmatha*)、「往至……求索」(78a24; KN. *gaveṣayitvā*; O. *gamiṣayitvā*)、「當往趣求」(89c24; KN. *gaveṣāmatha*; O. *gameṣāmatha*)，顯示出譯者把原本中 *gameṣate* (<梵語 *gaveṣate*) 這一俗語詞形有「找」(*gaveṣ*)及「去」(*√gam*)的雙重意義。

梵語中-*y*-和-*ś*-完全不同，而犍陀羅語中-*y*-和-*ś*-的字母寫法類似，反映了這兩個口蓋音的近似。在《正法華經》中這兩個口蓋音的混淆例也很多。例如，梵本為 *vināśa* (「滅」)處，在《正法華經》中被譯為「科律」[*vinaya*](120c11)；梵本為-*yanta* 的地方在《正法華經》中被譯為「寂然」[*śanta*](121a3)；梵本為 *īdrśa*, *edrśa* (「這樣的」)的地方，在《正

法華經》中被譯為「根」[*indriya*](79c26, 119b10)⁷。這些都顯示了譯者混淆了-y-和-s-。

梵語寫本中有一個被稱作 *anusvāra* 的表示鼻音的記號。而在犍陀羅語寫本中則沒有這個記號。因此讀犍陀羅語寫本時需要通過前後關係來判斷是否有鼻音。《正法華經》中有多處關於有無鼻音的判斷錯誤。例如，梵本作 *mantra*（「曼陀羅」）處，在《正法華經》中被譯為「節限」[*mātra*](130a19)；而梵本作 *-mātra*（「僅」）處在《正法華經》中被譯為「呪術」[*mantra*](76c18)。可以說，這一誤譯產生的原因在於 *mantra* (*maṅtra*)和 *mātra* 在犍陀羅語中都寫作 *matra*。

無視鼻音的例子還有很多，例如：

梵本 *vamka*（「扭曲；乖僻」）/《正法華經》「語言」[*vāk-*](107a2)
pañcāśat（「五十」）/「西方」[*paśca*](90c12)
maṅduka（「太鼓」）/「柔軟」[*mrduka*](71c1)
kanthām（「破布」）/「當何以」[*katham*](107a4)
durgandhi（「惡臭」）/「惡趣」[*durgati*; 犍陀羅語 *durgadi*](118b21)
ānuśamsās（「功德」）/「教化」[*anuśās*](110b13)
dānta（「自制」）/「施」[*datta*, 犍陀羅語 *data*](90c9, 117c6)
-dant-, O. *dantā*（「牙齒」）/「施」[同](130b21)

等等。上述列舉的將動詞 *bhonti* 誤解為 *bodhi*（「菩提」）（共 11 例），也是因為無視鼻音而造成的。

⁷ 參閱 KN 120.2. *idrśāni* =《妙法蓮華經》19a5. 斯事；O. *indriyāṇi* =?《正法華經》83a21. 「(常修)牢固」；辛嶋 1992: 91。

相反，也存在在沒有必要的地方加上鼻音做出的解釋，例如：

梵本 *pīḍa-*（「榨取」） / 《正法華經》「合衆」 [*piṇḍa*](130c13)

ato（「從這裏」） / 「其限」 [*anta*](111b14, b23)

īdṛśa（「這樣的」） / 「根」 [*indriya*](79c26, 119b10)

dṛśyate（「出現」） / 「三千」 [*triṃśat*; 犍陀羅語 *triśa*](91a5)

ādharayi（「保持」） / 「已滅度」 [*antar\i*] (67a24)

等等。梵本 *-nata-* ... *-nata-* ... *-nata-*（「向前彎曲了身體；彎腰了」） / 《正法華經》「熙怡…和懌，悲喜」(80a9f.)，顯示出原本是 *nada* (< *nata*)，而譯者誤以為是 *naṃda* (= *nanda*)（「歡喜」）。

從上引例可以推定，《正法華經》其原本的語言是犍陀羅語或是犍陀羅語和梵語混合的語言，書寫的字體不是婆羅謎文字，而是較之更為古老的佉盧文字。

《正法華經》就是這樣反映了以古老的形式傳承的原本的形態。在研究《法華經》時幾乎所有的學者都對《正法華經》等閑視之，但它無疑是考察《法華經》的形成及變遷時最為重要的典籍。

略語表

- KN =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ed. Hendrik Kern and Bunyiu Nanjio, St. Petersburg 1908~12: 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Bibliotheca Buddhica X); repr.: Tokyo 1977: Meicho-Fukyū-Kai.
- Lü = 中亞出土，現保存在旅順博物館的梵文《法華經》寫本殘片：照片及轉寫：蔣忠新《旅順博物館藏梵文法華經殘片：影印版及羅馬字版》，大連：旅順博物館；東京：創價學會，1997。
- O = 梵文《法華經》的所謂喀什寫本，實際上出土於卡達裏克(Khādaliq)遺址，在喀什購買。彩色圖文版: *Sanskrit Lotus Sutra Manuscripts from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SI P/5, etc.): Facsimile Edition*,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Soka Gakkai, and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Philosophy, Tokyo 2013: The Soka Gakkai (Lotus Sutra Manuscript Series 13); 轉寫: Hirofumi Toda, *Saddharmapuṇḍarīkasūtra*, Central Asian Manuscripts, Romanized Text, Tokushima ¹1981, ²1983: Kyoiku Shuppan Center, pp. 3-225。

引用書目

佛教典籍與古籍

- 《妙法蓮華經》，《大正藏》冊9，第262經。
《正法華經》，《大正藏》冊9，第263號。
《添品妙法蓮華經》，《大正藏》冊9，第264經。

現代專書、論文

辛嶋静志

- 2009 〈《法華經》的文獻學研究——觀音的語義解釋〉，《中華文史論叢》第95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99-229。
2016 《佛典語言及傳承》（裘雲青等訊），上海：中西書局。

蔣忠新

- 1997 《旅順博物館藏梵文法華經殘片：影印版及羅馬字版》，大連：旅順博物館；東京：創價學會。

Karashima, Seishi 辛嶋静志. 1992. *The Textual Study of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addharmapuṇḍarikāsūtra—in the light of the Sanskrit and Tibetan Versions*, 東京，山喜房佛書林。

Kern, Hendrik and Nanjio, Bunyiu, ed. 1977 [repr.]. *Saddharmapuṇḍarīka*. St. Petersburg 1908~12: 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Bibliotheca Buddhica X). Tokyo: Meicho-Fukyū-Kai.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Soka Gakkai, and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Philosophy. 2013. *Sanskrit Lotus Sutra Manuscripts from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Manuscripts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SI P/5, etc.): Facsimile Edition*. Tokyo.